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四
四
一
五
二
七
六
八

漢書
類
號
函
架
冊
四
四
一
五
二
七
六
八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4415 |
| 冊數 | 6(5) |
| 函號 | 280 66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邢邵

邢邵字子才河間鄴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光祿卿
邵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
崔亮覓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
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

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特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爲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畧能遍記之後因飲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旣難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采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雋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

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遷尚書令神雋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邵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表嘗有一貴勝初受官大集賓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當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

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
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
體宏麗及爾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
嵩高山曾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
初勅令恒直內省給御史令覆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
官先問其可否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
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人朝以備顧問
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及修立
明堂奏曰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黷兩學盛自虞殷所
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

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乂風
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
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脩儒術故西京有
六學之義東都有二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
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
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
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
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
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
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導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

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隆非所謂追隆堂構
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
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址不脩仍同丘畎即使高
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
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
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
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鷄麥南
真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
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
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

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
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
臣愚量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
瑤光林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
者三時農隙脩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
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
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
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
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脩
繕今四表晏寧當勅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太常卿中書

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
頓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當世策之世宗幸晉陽路中
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
及文宣皇帝崩凶禮多見訊訪勅撰哀策後授特進卒
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
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
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
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
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
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

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
畧簡易不脩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
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
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
蝨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
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日思
誤書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
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
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
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

休恒須賓客自件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
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
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吊慰拭淚而已
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
卷見行於世子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畧不識字
焉

北齊書卷三十六終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待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魏收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緝祖韶
父子建字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頗已屬文
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
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

陰諷誦積年板床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雋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叅軍永安三年除此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橐草文將干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并脩國史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悅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悅爲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

正貞郎李慎以告之悅深憤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悅乃宣言收曾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嘿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勅

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
帝遂止收旣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
父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
爲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
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猜忌神武內有閒隙
收遂以父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
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
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
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
二人才器竝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

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
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爲之
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
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
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纂
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
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
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
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
甚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金在收前然收

常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
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爲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宴白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勳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鷄二

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

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蛟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惜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蛟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情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語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

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曾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竝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勅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琨徐陵侯景旣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勅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

建鄴未効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
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
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
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
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
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
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
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
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
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與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

世修其琰之徒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
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太和十四
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
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
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
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
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
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
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
月復傳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

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
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
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所引史
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陸
元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
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
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
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
按之當使人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史得
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

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
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
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
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
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旣言收著史不平
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
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
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
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
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

親自誥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投牒

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竝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譖牒遺逸畧盡是以具書其支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

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勅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竝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若戲魏收既忝

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於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嬖鄭良姊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姊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勅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

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
言惜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
守陽休之叅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
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
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
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
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晉
陽典詔誥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
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誕爲著作
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

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
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
爲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
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
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
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
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寧元
年加開府清河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
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
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虚心倚仗收畏避不能

匡敕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旣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譏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答曰見邢魏之賦否卽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

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旣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船至得奇貨裸然禱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進勅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

行齊州刺史尋爲真收以子任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
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
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
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
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
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驚九陔方集
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
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迹蓋乘之而靡恤彼其遠
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
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

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
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常
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
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前
勳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
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驚人世鼓動流俗
挾湯日而謂寒包嶮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
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
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沉狴獄詎
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

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馱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
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
物先人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不養望於
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
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
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
之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
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
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
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彊梁人囚徑廷幽奪其

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已信私玉非
身寶過緇爲糾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
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
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
遽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
里覆一遺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
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乎枝望暮而
萎失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
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遵則羣謗集任重
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

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乂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勅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卽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

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

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存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未歎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顧狗頰頭團臯平飯房笊籠著孔朝可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爲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

北齊書卷三十七終

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再

遷尚書右丞出爲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
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請立碑頌德文襄
嗣事與尚書左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
陽俱爲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八年侯景叛除東南
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擒蕭明遷
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畧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
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
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
文宣聞之勅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
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摠人事自術

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
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
奴婢百口及資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
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
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
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
太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
于天旣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
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

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充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不能盡美文襄帝少年高朗所弊者疎表叔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譏其

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慾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修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丁年卒年六十九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

長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遙
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諡曰孝文遙敏慧夙
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
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邵試命
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濟陰
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
員外散騎常侍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
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爲大將
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受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
令揚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被中旨

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
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卽日起爲尚書祠部郎
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軍典機密及踐祚除
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
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卽位任遇轉
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
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朝再遷尚
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侍中文遙歷事三主明達世
務每臨軒多命宣勅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
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齊因魏朝

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爲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摠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獻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爲縣自此始也旣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卽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

獻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獻見殺文遙由是出爲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媿朝廷旣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十人同入開府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

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第行如亦聰
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

趙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熹之後高祖父難爲清
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故爲平原人
也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
人行洛陽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
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
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明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遊爲
雅論所歸服味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初
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

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爲尚書令
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
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尚書令令選
沙汰諸曹郎彥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
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
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
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
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秘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
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
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旣而內外寧靜彥深之

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選封安國縣伯
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
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
政出城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
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
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卽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
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
秘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卿執御陪乘轉
大司農帝或巡幸卽輔贊太子知後事出爲東南道行
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

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勩徵爲
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
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爲特進封宜陽王武
平二年拜司空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
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
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
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
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
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旣執朝權羣臣密多
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

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已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而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傳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

不解若施之於人卽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乞轉以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材最劣

北齊書卷三十八終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崔季舒

祖珽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子瑜魏鴻臚卿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州主簿為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神武

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管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通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脩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答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姪母轉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勳貴多不法

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爲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

盡心力太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
同三司營昭陽殿勅令監造以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
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
以詣廣寧王宅決馬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
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
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
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時
議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摠監內作珽被出
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
張雕議以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

廉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啓
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
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
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摠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
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卽召已署表官人集合章殿以季
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首竝斬之殿庭長
鸞合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
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
下蠶室没人貲產季舒大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
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

怠縱貧賤厮養亦爲之療瘼子長君尚書右丞兵部郎
中次鏡玄著作佐郎並流於長城未幾季舒等六人妻
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
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
等並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宮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
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

刺史云

祖珽字孝徵范陽狄道人也父瑩魏護軍將軍珽神情
機警詞藻適逸少馳名譽爲世所推起家秘書郎對策
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爲冀州刺史乃俟受

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并州
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
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
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
之大爲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
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
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儻爲娛遊集諸倡家
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聲色之遊諸人嘗
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
嫗擲樗蒲賭之以爲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

雋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
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
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
珽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白
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并
爲畫計請糧之除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爲寮官捉
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受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
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爲性不
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
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

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
復裴讓之與珽卑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
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
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
竇太后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
也後爲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畧
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
遍畧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
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
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畧疑其不實密

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卽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刑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經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錠唯與喜二錠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

遂告元康二弟叔謔季璩等叔謔以語楊愔愔頰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官遍畧一部時又除珽秘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雅推檢秘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秘書稱奉并州約束頒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

刑文宣以瑛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
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瑛天
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
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
帝雖嫌其數犯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瑛
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勅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
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瑛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
油復爲割藏免官文宣每規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曾選
勞舊除爲寧武太守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
密啓爲孝昭所忿勅中書門下二省斷瑛奏事瑛善爲

胡桃油以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
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
卽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瑛彈
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
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
來聘爲中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
掌詔誥初瑛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
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瑛
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
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

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
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
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
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
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此且微
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
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
爲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
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
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

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視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
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
和士開等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
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
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欲毀之意陛下今既問臣臣
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
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
賄成天下譌謠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
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
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

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
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可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曾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曾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由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最爾

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子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勅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媪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深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

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猶在
帝位者實猶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報重恩孝徵心行
雖薄奇畧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
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加開
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彥深以珽爲侍
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其計旣行漸被任遇又靈
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媪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
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寔是雄傑女媧
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
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

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
事脩築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
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常謂諸將云邊境
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
全不共我輩語止恐悞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
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
今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
柵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
盲老翁是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
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

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
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奏
取侍中解行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
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
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
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疎并云與元海
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
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淮令張叔畧等
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畧
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

珽自是專主機衡摠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
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
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
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
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
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
舊官名文武章服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
推誠延士爲致治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
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穆
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溺

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溫石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卽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益以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及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

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閣珽故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鷄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不測所以疑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乃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爲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戰且守

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挺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澁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部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挺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繼不逮兄亦機警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重大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挺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挺欲爲奏官茂乃逃去挺族弟崇儒涉學有辭藻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宥州長史

北齊書卷三十九終

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編等奉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萬曆三十四年刊
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

尉瑾字安仁父慶賓爲魏肆州刺史瑾少而敏悟好學
慕善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取其外生皮氏女由
此擢拜中書舍人旣是子如姻戚數往參詣因與先達
名輩微相款狎世宗入朝因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
典機密肅宗輔政累遷吏部尚書世祖踐祚趙彥深本
子如賓僚元文遙和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
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由是朝之政事頗亦
預聞尋兼右僕射攝選未幾卽真病卒世在方在三臺
飲酒文遙奏聞遂命徹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
閨門穢雜爲世所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

但不別之及官高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
逆卽瞋詈不可諮承旣居大選彌自驕狼子德載嗣
馮子琮信都人北燕主馮跋之後也父靈紹度支郎中
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爲肅宗除領軍府法曹典機密
攝庫部肅宗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
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遷殿中郎加東宮管記又奉別詔
令共胡長粲輔導太子轉庶子天統元年世祖禪位後
主世祖御正殿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
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
世祖在晉陽旣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

明宮宮成世祖親自巡幸怪其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峻世祖稱善及世祖崩僕射和士開先怕侍疾秘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金秘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意欲會建集涼風堂然後與公詳議時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先怕居內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臨淮王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之權因咨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

一無改易王公已下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退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初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趙郡王及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卽令之任子琮除州非後主本意中旨殷勤特給後部鼓吹加兵五十人并聽將物度關至州未幾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吏部尚書其妻恃親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少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俄遷尚書左僕射仍攝選和士開居要日又子琮

舊所附託卑辭曲躬事事諮稟士開弟休與盧氏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是時內官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琅邪王儼殺士開子琮與其事就內省絞殺之子琮微有識監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爲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日便驗子慈正

赫連子悅字士欣勃勃之後也魏永安初以軍功爲濟州別駕及高祖起義侯景爲刺史景本爾朱心腹子悅勸景起義景從之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

問所不便悅答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子悅答云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世宗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仍勅依事施行在郡滿更徵爲臨漳令後除鄭州刺史于時新經河清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加恤隱戶口益增治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民八百餘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後以本官兼吏部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旣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卒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少明敏有治世才具太昌初或薦於高祖命其直外兵曹典執文帳邕善書計彊記默識以幹濟見知擢爲世宗大將軍府參軍及世宗崩事出倉卒顯祖部分將士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顯祖甚重之顯祖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閉明承變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百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常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揔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親

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彊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彊濟明辨然亦善揣上意進取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顯祖又嘗對邕曰太后云唐邕分明彊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弊十年從幸晉陽除兼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顯祖嘗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其後語邕曰卿劬勞旣久

欲除卿作州頻勅楊遵彥更求一人堪代卿者遵彥云
比遍訪文武如卿之徒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
勉之顯祖或時切責侍臣不稱旨者云觀卿等舉措不
中與唐邕作奴其見賞遇多此類肅宗作相除黃門侍
郎於華林園射特賜金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種天統
初除侍中并州大中正又拜護軍餘如故邕以軍民教
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爲人馬疲敝奏請每
月兩圍世祖從之後出爲趙州刺史餘官如故世祖謂
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
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卽追卿遷右僕射又遷

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高阿那
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隙肱譖之遣侍
中斛律孝卿宣旨責讓留身禁止尋釋之車駕將幸晉
陽勅孝卿揔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邕自恃
從霸朝以來常典樞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旦爲孝
卿所輕負氣鬱怏形於辭色帝平陽敗後狼狽還鄴都
邕懼那肱譖之恨斛律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
敬顯等宗樹安德王爲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依例授
儀同大將軍卒於鳳州刺史邕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
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疆弱多少

番代往還及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
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
支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
陳訴越覓詞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及左丞彈糾並御
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金
為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撻撻朝
士者至是甚駭物聽邕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
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順戎二
州刺史人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
法齊朝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

及天保受禪諸司監咸歸尚書准十

曹不廢令唐邕

百建主治謂

各為省主

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
百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大丞相府騎兵曹典
執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天保十年兼中書舍人
肅宗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
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栢谷中避賊
賊退後勅建就彼檢校續使人詣建間領馬送定州付
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勅
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啓知勅許焉戎乘無損建

有力焉武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他才勤於
在公屬王業始基戎寄為重建與唐邕俱以典執共為
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都每年臨幸徵詔差斗量以州
郡本藩寮佐及守宰諮承陳請趨走無暇諸子幼稚
俱為州郡主簿新君選補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勝
流當世以為榮寵之極武平七年卒

北齊書

十終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三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休一級臣黃錦等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萬曆三十四年刊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

獨孤末業

傳 伏

高保寧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魏琅邪太守朔州刺史因家邊朔父誕魏恒州刺史左衛將軍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日表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孝昌二年除羽林監中興元年除襄威將軍晉州軍騎府長史後從高祖於信都舉義授中堅將軍散騎侍郎帳內大

都督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屯留縣開國侯天平二年除渤海郡守元象元年除雲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加鎮東將軍二年除此徐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從高祖與西師戰於邙山高祖令顯守河橋鎮據中澗城武定二年除征南將軍廣州刺史侯景反於河南爲景所攻顯率左右二十餘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時高岳慕容紹宗等討景卽配顯士馬隨岳等破景於渦陽武定六年拜太府卿從世宗平王思政於潁川授潁州刺史七年轉鄭州刺史八年加驃騎將軍進侯爲公通前食邑一千三百戶天保元年加衛大將軍刺史如故二年

與清河王高岳襲歷陽取之爲賊貨解鄆州大理禁止
處斷未訖爲合肥被圍遣與步汗薩慕容儼等同攻梁
北徐州擒刺史王彊與梁泰州刺史嚴超達戰於涇城
破之五年授儀同三司其年又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
梁西楚州獲刺史許法光于時梁將蕭循與侯瑱等圍
慕容儼於郢州復以顯爲水軍大都督從攝口入江救
之師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賞帛五百疋十年食幽州范
陽郡幹乾明元年除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轉封樂安
郡開國公二年除趙州刺史河清元年遷洛州刺史二
年復除朔州刺史秩滿歸天統元年加特進驃騎大將
軍封定陽王四年卒年六十六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
軍事正光中因使懷朔遇世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
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高祖後補親信副都督
武定二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
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
莫不應弦而倒高祖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而獲之
深見嗟賞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假節通州刺史封
永寧縣開國子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度
黃龍征契丹定稽胡尋從討茹茹主菴羅辰於涇北又

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趨捷有武用每有戰功十年食安樂郡幹乾明元年除武衛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肅宗作相以本官攝大丞相府從事中郎大寧元年除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衛大將軍尋加開府二年出爲梁州刺史三年突厥圍逼晉陽令景和馳驛赴京督領後軍赴并州未到間賊已退仍除領左右大將軍食齊郡幹又除并省五兵尚書天統元年遷殿中尚書二年除侍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頗有美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

治恒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中領軍封廣漢郡開國公又隨斛律光率衆西討剋姚白亭二城別封末寧郡開國公又除領軍將軍又從軍拔宜陽城封開封郡開國公琅邪王之殺和士開也兵指西闕內外惶惑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趙州刺史尋遷河南行臺尚書右僕射洛州刺史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率衆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轉食高陽郡幹軍至祖口值上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麵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

漸出餽飯愚人以為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亂
謀泄掩討漏逸乃潛度河聚眾數千自號長樂王已破
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騎數百擊
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生擒子饒送京師烹之及吳明徹
圍壽陽勅令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景和以尉破胡
軍始喪敗怯懦不敢進頓兵淮口頻有勅使催促然始
度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資大致遺失陳將
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倉陵城截之景和得整旅逆戰
摩訶退歸是時拒吳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
還由是獲賞除尚書令別封西河郡開國公賜錢二十

萬酒米十車時陳人聲將度淮令景和停軍西兗州為
拒守節度武平六年病卒年五十五贈侍中使持節都
督定常朔幽定平六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定州
刺史長子信機悟有風神微涉書傳武平末開府儀同
三司武衛將軍於勲貴子弟之中稱其識鑒於并州降
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
少子宿達武平末太子齋帥有才藻檢行開皇中通事
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
能下食三日致死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

三司祠部尚書朔州刺史世榮少而沈敏有器幹興和
二年爲高祖親信副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
子後頻從顯祖討茹茹破稽胡又從高岳平郢州除持
節河州刺史食朝歌縣幹尋爲肅宗丞相府諮議叅軍
皇建中除儀同三司武衛將軍天統二年加開府又除
鄭州刺史武平中以平信州賊除領軍將軍轉食上黨
郡幹從平高思好封義陽王七年後主幸晉陽令世榮
以本官判尚書右僕射事貳北平王北宮留後尋有勅
令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檢試舉人爲乘馬至
雲龍門外入省北門爲憲司舉奏免官後主圍平陽除
世榮領軍將軍周師將入鄴除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
於城西拒戰敗被擒爲周武所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
以朝危政亂每竊歎之見徵稅無狀賜與過度發言歎
惜子子貞武平未假儀同三司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
祁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氏父元成燕
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習弓馬永安三年爾朱榮徵爲
親信至洛陽榮被害卽從爾朱世隆出奔建州仍從爾
朱兆入洛其年又從兆討紇豆陵步藩補都督會泰元
年加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爾朱

京纏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爾父兄皆在山東每懷不信爾若不走今夜必當殺爾可走去猛以素蒙兆恩拒而不從京纏曰我今亦欲去爾從我不猛又不從京纏乃舉稍曰爾不從我必刺爾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卽背京纏復歸爾朱及兆敗乃歸高祖高祖問曰爾朱京纏將爾投我爾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陳服事之理不可貳心高祖曰爾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遂補都督步落稽等起逆在覆釜山使猛討之大捷特被賞賚元象元年從高祖向河陽與周文帝戰於却山二年除平東將軍中散大夫其年又轉中外府帳內都督賞却山之功封廣興縣開國君五年梁使來聘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兼共誌力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一石猛遂併取四張疊而挽之過度梁人嗟服之其年除撫軍將軍別封石城縣開國子食肆州平寇縣幹天保元年除都督東秦州刺史別封雍州京兆郡覆城縣開國男從顯祖討契丹大獲戶口又隨斛律敦北征茹茹敦令猛輕將百騎深入覘候還至白道與軍相會因此追躡遂大破之賚帛三百段七年除武衛將軍儀同三司九年轉武衛大將軍乾明初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封石城

郡開國伯尋進爵爲君二年除領左右大將軍從肅宗討奚賊大捷獲馬二千疋牛羊三萬頭河清二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勅猛將三百騎覘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敵衆多遂漸退避賊中有一驍將起出來鬪猛遙見之卽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間刺賊落馬因卽斬之三年別封武安縣開國君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遷右衛大將軍乃奉世祖勅恒令在嗣主左右兼知內外機要之事三年除中領軍四年轉領軍將軍別封義寧縣開國君五年除并省尚書左僕射餘如故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稟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旣出彥深以猛爲趙之黨與乃除光州刺史已發至牛蘭忽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日猛亦知情遂被追止還入內禁留簿錄家口尋見釋削王爵止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攜引之曾有勅徵詣闕似欲委寄韓長鸞等沮難復除膠州刺史尋徵還令在南充防捍後主平陽敗還又徵赴鄴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尋卒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高祖虔魏陳留王父永少爲

奉朝請自積射將軍爲元天穆薦之於爾朱榮參立孝
莊之謀賜爵代郡公加將軍太中大夫二夏幽三州行
臺左丞持節招納降戶四千餘家榮又啓封末朝那縣
子邑三百戶持節南幽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天平初高
祖以爲行臺左丞尋除潁州刺史又爲北揚州刺史天
保中徵拜大司農卿遷銀青光祿大夫依例降爵爲乾
鄉男大寧二年遷金紫光祿大夫景安沉敏有幹局少
工騎射善於事人釋褐爾朱榮大將軍府長流參軍加
寧遠將軍又轉榮大丞相府長流參軍高祖平洛陽領
軍婁昭薦補京畿都督父末啓廼代郡公授之加前將

軍太中大夫隨武帝西入天平末大軍西討景安臨陣
自歸高祖嘉之卽補都督興和中轉領親信都督邛山
之役力戰有功賜爵西華縣都鄉男代郡公如故世宗
入朝景安隨從在鄴于時江南款附朝貢相尋景安妙
閑馳騁雅有容則每梁使至恒令與斛律光皮景和等
對客騎射見者稱善世宗嗣事啓滅國封分錫將士封
石保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加安西將軍又授通州刺史
加鎮西將軍轉子爲伯增邑通前六百戶餘如故天保
初加征西將軍別封興勢縣開國伯帶定襄縣令賜姓
高氏三年從破庫莫奚於代川轉領左右大都督餘官

企如故四年從討契丹於黃龍領北平太守後頗從駕
再破茹茹遷武衛大將軍又轉領左右大將軍兼七兵
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盛慮或侵邊仍詔
景安與諸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
財物遂賄貨公行顯祖聞之遣使推檢同行諸人賊汗
狼籍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詔有司以所聚斂
贓絹伍百疋賜之以彰清節又轉都官尚書加儀同三
司食高平郡幹又拜儀同三司乾明元年轉七兵尚書
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又兼侍中馳驛詣鄴慰勞百
司巡省風俗肅宗曾與羣臣於西園醺射文武預者二

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
土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
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
中獸鼻帝嗟賞稱善特賚馬兩疋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大寧元年加開府二年轉右衛將軍尋轉右衛大將軍
天統初判并省尚書右僕射尋出爲徐州刺史四年除
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
年進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之在
邊州鄰接他境綏和邊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內
蠻多華少景安被以威恩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未招慰

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戶六年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大義郡開國公率衆討稽胡戰沒子仁武平末儀同三司武衛隋驃騎將軍卒於丹陽太守初末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第种子豫字景豫美姿儀有器幹永安中羽林監元顥入洛以守河內功賜爵永安君後爲濮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引爲開府諮議參軍韶出鎮定州啟爲定州司馬及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言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獲免自外同聞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刺史

獨孤末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末業幼孤隨母爲獨孤家所育養遂從其姓焉止於軍士之中有才能便弓馬被簡擢補定州六州都督宿衛晉陽或稱其有識用者世宗與語悅之超授中外府外兵參軍天保初除中書舍人豫州司馬末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爲顯祖所知乾明初出爲河陽行臺右丞遷洛州刺

史又轉左丞刺史如故加散騎常侍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黑澗築城戍以斷糧道末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至河清三年周人寇洛州末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末業久在河南善於招撫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爲爪牙每先鋒以寡敵衆周人憚之加儀同三司賞賜甚厚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末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

幽州刺史尋徵爲領軍將軍河洛民庶多思末業朝廷又以疆場不安除末業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末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末業曰客行忽速是故不出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乃解圍去末業進位開府封臨川王有甲士三萬初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末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爲周將常山公所逼乃使其子湏達告降於周周武授末業上柱國宣政未出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爲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傳伏太安人也父元興儀同北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
戰功稍至開府末橋領民大都督周帝前攻河陰伏自
橋夜渡入守中渾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
師還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
追擊之可捷也貴和弗許武平六年除東雍州刺史會
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尅晉州執獲行臺尉相貴以
之招伏伏不從後主親救晉州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
軍來掠伏擊走之周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
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
軍武鄉郡開國公卽給告身以金馬礪二酒鍾爲信伏

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
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卽斬之以號令天下周帝自
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
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
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
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
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帝
親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
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別引之
與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勅之曰若卽與公

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敕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開國公周帝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決意往取河陰正爲傳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軍有全節者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苟生鎮南兗州周帝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旣爲闈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

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道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叅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未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旣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其壯烈贈馬七十匹而歸

高保寧代人也不知其所從來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黃龍兵保寧率驍銳弁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已發薊又聞鄴都不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勅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上表勸進范陽署保寧爲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城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還據黃龍竟不臣周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關夷險迄於未運位高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傳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可貴乎

贊曰唯此諸將榮名是保不愆不忘以斯終老傳子之輩逢茲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草

北齊書卷四十一終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陽斐

盧潛

崔訪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陽斐字叔鸞北平漁陽人也父藻魏建德太守贈幽州
刺史孝莊時斐於西兗州督護流民有功賜爵方城伯
歷侍御史兼都官郎中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與
和中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梁梁尚書羊
侃魏之叛人也與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
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
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羊侃
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斐終
辭焉使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斐脩治之又移

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
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卽壑以爲公家苑
囿遺斐書曰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爲匠者斐答書拒曰
當今殷憂啟聖運遭昌曆故大丞相天啟霸功再造太
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
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
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剝
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
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

獵之辭雖係以墮墻填壑亂以收置落網而言無補於
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也尋轉尚書右丞天保初除鎮南
將軍尚書吏部郎中以公事免久之除都水使者顯祖
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詔斐監築長城作罷行南譙州
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壽陽道行臺左丞遷散騎常侍食
陳留郡幹未幾除徐州刺史帶東南道行臺左丞乾明
元年徵拜廷尉卿遷衛大將軍兼都官尚書行太子少
傅徙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抗表致仕優詔不許
頃之拜儀同三司食廣阿縣幹卒於位贈使持節都督
北豫光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書監北

豫州刺史諡曰敬簡子師孝中書舍人

盧潛范陽涿人也祖尚之魏濟州刺史父文符通直侍
郎潛容貌環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儀同賀拔勝辟
開府行參軍補侍御史世宗引爲大將軍西閣祭酒轉
中外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世宗所知言其終可大
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世宗重其才識潛曾從容白世
宗云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世宗謂左右曰我有盧
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初除中書舍人以奏事忤
旨免尋除左民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
被禁止會清河王岳將救江陵特敕潛以爲岳行臺郎

還遷中書侍郎尋遷黃門侍郎黃門鄭子默奏言潛從
清河王南討清河王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賂遺還不
奏聞顯祖杖潛一百仍截其鬚左遷魏郡丞尋除司州
別駕出爲江州刺史所在有治方肅宗作相以潛爲揚
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爲陳兵所敗擁其主蕭
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勅潛與琳爲南討經
略琳部曲故義多在揚州與陳寇鄰接潛輯諧內外甚
得邊俗之和陳泰譙二州刺史王奉國合州刺史周令
珍前後入寇潛輒破平之以功加散騎常侍食彭城郡
幹遷合州刺史左丞如故又除行臺尚書尋授儀同三

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屬陳遣移書至壽
陽請與國家和好潛爲奏聞仍上啓且願息兵依所請
由是與琳有隙更相去列世祖追琳入京除潛揚州刺
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摠軍民大樹風績
甚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
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爲國患卿宜深備之顯祖初
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年滿之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煩
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
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
又勅送突厥馬數千疋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

直始入便出勅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厩由是百姓騷擾
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年
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大
設僧會以香華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
耳至鄴未幾陳將吳明徹度江侵掠復以潛爲揚州道
行臺尚書五年與王琳等同陷尋死建業年五十七其
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
無子以弟士遂子元孝爲嗣士遂字子淹少爲崔昂所
知昂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歷
侍御史司徒祭酒尚書郎鄴縣令尚書左右丞吏部郎

中出爲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潛從祖兄懷
仁字子友魏司徒司馬道將之子懷仁涉學有文辭情
性恬靖常蕭然有閑放之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
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又撰中表
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
李壽之情好相得曾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邵知而不
顧嵇生性情鍾會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泰甚
衍以爲然武平末卒懷仁兄子莊之少有名望官歷太
子舍人定州別駕東平太守武平中都水使者卒官懷
仁從父弟昌衡魏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武平末尚書

郎沈靖有才識風儀蕙籍容止可觀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頓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泰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太原王脩並爲後進風流之士昌衡從父弟思道魏處士道亮之子神情俊發少以才學有盛名武平末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思道父兄正達正思正山魏右光祿大夫道幼之子正達尚書郎正思北徐州刺史太子詹事儀同三司正山永昌郡守兄弟以后舅武平中並得優贈正山子公順早以文學見知武平中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隴西李師上同志友善從駕晉

陽寓居僧寺朝士謂康寺三少爲物論推許正達從父弟熙裕父道舒爲長兄道將讓爵由是熙裕襲固安伯虛淡守道有古人之風爲親表所敬重潛從祖兄慙之魏尚書義僖之平清靖寡欲卒於司徒記室參軍

崔勃字彥玄本清河人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卽爲東清河郡人南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也世爲三齊大族祖靈延宋長廣太守父光魏太保訪少而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自關府行參軍歷尚書儀曹郎秘書丞修起居注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

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
清儉勤慎甚爲顯祖所知拜南青州刺史在任有政績
皇建中入爲秘書監齊州大中正轉鴻臚卿遷并省度
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
見稱簡正世祖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劾諫以爲不可
由是忤意出爲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爲度支尚書儀同
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
撰新書遇病卒時年六十六贈齊州刺史尚書右僕射
諡曰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
弟干祿世門之貴多處京官而劾二子拱撫並爲外任

弟廓之從容謂劾曰拱撫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
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劾曰立身以來恥
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
歎服拱天統中任城王潛丞相諮議參軍管記室撫揚
州錄事參軍廓之沉隱有識量以學業見稱自臨水令
爲琅邪王儼大司馬西閣祭酒遷領軍功曹參軍武平
中卒

盧叔武范陽涿人青州刺史文偉從子也父光宗有志
尚叔武兩兄觀仲並以文章顯於洛下叔武少機悟豪
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爲賀拔勝荊州開府

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武歸本縣築室臨陂優遊目適世宗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裘乘露車至鄴揚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受肅宗卽位召爲太子中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問以世事叔武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曰人衆敵者當任智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強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比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并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筭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

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卽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䟽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上令元文遙與叔武叅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遂寢世祖踐阼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出爲合州刺史武平中遷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校然而歲歲常得

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
歌於斯哭於斯魏收曾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
而起云難爲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殮葵菜
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
滅歸范陽遭亂城陷叔武與族弟士遂皆以寒餒致斃
周將宇文神舉以其有名德收而葬之叔武族孫臣客
父子規魏尚書郎林慮郡守臣客風儀甚美少有志向
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其姊爲任城王妃天保末任城
王致之於朝廷由是擢拜太子舍人遷司徒記室請歸
侍祖母李李強之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子舍人太

子中庶子武平中兼散騎常侍聘陳還卒於路贈鄭州

刺史鴻臚卿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父固魏洛陽令贈太
常少卿休之雋爽有風槩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擅聲爲
後來之秀幽州刺史常景王延年並召爲州主簿魏孝
昌中杜洛周破薊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
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榮寇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
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
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
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士民

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莊帝立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以本官領御史遷給事中太尉記室參軍加輕車將軍李神雋監起居注啟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明等俱入撰次永安末洛州刺史李海啟除冠軍長史會泰中兼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尋為太保長孫稚府屬尋勅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太昌初除尚書祠部郎中尋進征虜將軍中散大夫賀拔勝出為荊州刺史啟補驃騎長史勝為行臺又請為右丞勝經略樊沔又請為南道軍可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高

祖亦啟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至建業休之聞高祖推奉靜帝乃白勝啟梁武求還以太平二年達新仍奉高祖命赴晉陽其年冬授世宗開府主簿明年春世宗為大行臺復引為行臺郎中四年高祖幸汾陽之天池於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其文曰六王三川高祖獨於帳中間之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當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徵既於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高祖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伊為三川亦云涇渭洛為三川河洛伊洛陽也涇渭洛今雍州也太王若乘天命終應統有

關右高祖曰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反今聞此更致紛紜
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開國伯食
邑六百戶除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尚書左民郎中興和
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清河崔長謙使於梁武定二
年除中書侍郎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
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尚書左
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啟高祖禁止會赦不治五年兼
尚食典御七年除太子中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進號
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八年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
州敦喻顯祖爲相國齊王是時顯祖將受魏禪發晉陽

至平陽郡爲人心未一旦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
之性踈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德政以聞顯
祖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修起居注頃之坐
詔書脫誤左遷驃騎將軍積前事也尋以禪讓之際叅
定禮儀別封始平縣開國男以本官兼領軍司馬後除
都水使者歷司徒掾中書侍郎尋除中山太守顯祖崩
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乾明元年兼侍中巡省京邑
仍拜大鴻臚卿領中書侍郎皇建初以本官兼度支尚
書加驃騎大將軍領幽州大中正肅宗留心政道每訪
休之治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爲

政治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除都官尚書轉七兵祠部
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
史休之在中山及治西兗俱有惠政爲吏民所懷去官
之後百姓樹碑頌德尋除吏部尚書食陽武縣幹除儀
同三司又加開府休之多識故事請悉氏族凡所選用
莫不才地俱允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平元年除中書監
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二年加左光祿大夫兼中書
監三年加特進五年正中書監餘竝如故尋以年老致
仕抗表辭位帝優答不許六年除正尚書右僕射未幾
又領中書監休之本懷平坦爲士友所稱晚節說祖珽

撰御覽書成加特進缺尋被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
嫌隙及鄧長顓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
耆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
同入待詔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
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
中收還朝勅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
魏收存日猶兩議未决收死後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
議後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
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又謂其所親云
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事深爲時論所鄙休之

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邢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周武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秘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李孝真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盧思道有所撰錄止云休之與孝貞思道同被召者是其

誣罔焉尋除開府儀同三司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大象末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子辟強武平末尚書水部郎中辟強性踈脫無文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爲特人嗤鄙焉

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讎之子也出後叔父躍七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淨寡欲與物無競深爲尚書崔休所知賞魏太昌中釋褐太保開府西閣祭酒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尋兼尚書度支郎仍歷五兵左民郎中武定末

太子中舍人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數年大有聲績遠近稱之八年兼太府少卿尋轉大司農少卿又除太常少卿皇建二年遭母憂去職尋詔復前官加冠軍輔國將軍除吏部郎中未幾遷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四十萬娉太原王義女爲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娉爲定聿修坐爲首寮又是國之司憲知而不劾被責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出除信州刺史卽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曾出過詣諸州梁鄭兗豫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信州其見知如此及解代還京民庶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竟欲遠送旣盛暑恐其勞弊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還還京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歛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紀功德府省爲奏勅報許之尋除都官尚書仍領本州中正轉兼吏部尚書儀同三司尚書尋卽真聿修少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有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監在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爲水部

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秩門生藜
藿聿修猶以故情存問來往彥深任用銘哉甚深雖人
才無愧蓋亦由其接引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
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嫁相尋聿修常非笑之語
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
以爲地勢然也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
免交通饒遺聿修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尚書
邢邵與聿修舊款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大
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
經歷兗州時邢邵爲兗州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爲信聿

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
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
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
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第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
卿矣及在吏部屬政塞道喪若違忤要勢卽恐禍不旋
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齊亡入周授儀同
大將軍吏部下大夫大象末除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
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又除都
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二子知禮武
平末儀同開府叅軍事隋開皇中侍御史歷尚書民部

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太子中舍人

史臣曰崔彥玄奕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詹事任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鬱為特宗袁尚書清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並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歸佞幸賴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安可道哉

贊曰惟茲數公心安寵辱不夷不惠坐鎮流俗

北齊書卷四十二終

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牟烈

源彪

李稚廉趙郡高邑人也齊州刺史義深之弟稚廉少而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家人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於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名曰稚廉聰敏好學年十五頗尋覽五經章句屬葛榮作亂本郡紛擾違難赴京永安中釋褐奉朝請曾泰初開府記室龍驤將軍廣州征南府錄事參軍不行尋轉開府諮議參軍事前將軍天平中高祖擢爲泰州開府長史平北將軍稚廉緝捕將士軍民樂悅高祖頻幸河東大相嗟賞轉爲世宗驃騎府長史詔以濟州控帶川陸接對梁使尤須得人世宗薦之除濟州儀同長史

又遷瀛州長史高祖行經冀州摠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戶口增損高祖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景取備事緒非一稚廉每應機立成恒先期會莫不雅合深旨爲諸州准的高祖顧謂司馬子如曰觀稚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萬人令郎中杜弼宣旨慰勞仍詰諸州長史守令等諸人並謝罪稚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其日賜以牛酒高祖還弁以其事告世宗世宗喜而語人曰吾足知人矣世宗嗣事召詣晉陽除霸府掾謂杜弼曰弁州王者之基須好長史各舉所知時雅有所稱皆不允衆人未答世宗乃謂陳元康曰我教君

好長史處李雅廉卽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世宗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待以上賓之禮天保初除安南將軍太原郡守顯祖嘗召見問以治方語及政刑寬猛帝意深文峻法雅廉固以爲非帝意不悅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帶西兗州刺史徵拜太府少卿尋轉廷尉少卿遷太尉長史肅宗卽位兼散騎常侍省方大使行還所奏多見納用除合州刺史亦有政績未滿行懷州刺史還朝授兼太僕卿轉大司農卿趙州大中正天統元年加驃騎大將軍大理卿世稱平直爲南青州刺史未幾徵爲并省

都官尚書武平五年三月卒於晉陽年六十七贈儀同三司信義二州刺史吏部尚書

封述字君義渤海蓆人也父軌廷尉卿濟州刺史述有幹用年十八爲濟州征東府鎧曹參軍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啓爲御史遷大司馬清河王開府記室參軍兼司徒主簿太昌中除尚書三公郎中以平幹稱天平中增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刪定梁散騎常侍陸晏子沈警來聘以述兼通直郎使梁還遷世宗大將軍府後事中郎監京畿事武定五年除彭城太守當郡督再行東徐州刺史武定七年除廷尉少卿八年兼

給事黃門侍郎齊受禪與李獎等八人充大使巡省方俗問民疾苦天保三年除清河太守遷司徒左長史行東都事尋除海州刺史太寧元年徵授大理卿河清三年勅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天統元年遷度支尚書三年轉五兵尚書加儀同三司武平元年除南兗州刺史更滿還朝除左光祿大夫又除殿中尚書述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饋遺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迴避進趨頗致嗤駭前妻河內

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媾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逕府訴云送羸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吝嗇所及每致紛紜子元武平末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魏員外郎武定中永安公開府法曹稍遷尚書起部郎中轉三公郎出爲東平原郡太守遷定州長史又除河間郡守入爲尚書左丞又爲濟南太守隋開皇中卒詢闕涉經史清素自持歷官皆有幹局才具治郡甚著聲績民吏敬而愛之

許惇字季良高陽新城人也父護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惇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任司徒主簿以能判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當時遷都鄴陽平卽是畿郡軍國責辦賦斂無准又勳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上下無怨治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遷魏尹出拜齊州刺史轉梁州刺史治並有聲遷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惇常督漕軍無乏絕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鬣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髯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

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爲齊鬣公世祖踐祚領御史中丞爲膠州刺史尋追爲司農卿又遷大理卿再爲度支尚書歷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下邳郡幹以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惇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同郡邢邵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馮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之徒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解劇談又無學術或竟坐杜口或隱

凡而睡深爲勝流所輕子文紀武平未度支郎中文紀
第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未殿中侍
御史隋開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
爵侍郎卒於相州長史惇兄遜字仲讓有幹局乾明中
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字文高司徒掾

牟烈字信卿太山鉅平人也晉太僕卿琇之八世孫魏
梁州刺史祉之弟子父靈珍魏兖州別駕烈少通敏自
修立有成人之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
昌中烈從兄侃爲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
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

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
從兄之敗以爲已利乎卒無所受弱冠州辟主簿又兼
治中從事刺史方以吏事爲意以幹濟見知釋巾太師
咸陽王行叅軍遷祕書郎顯祖初爲儀同三司開府倉
曹叅軍事天保初授大子步兵校尉輕車將軍尋遷分
省比部郎中除司徒屬頻歷尚書祠部左右民郎中所
在咸爲稱職九年除陽平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災
蝗犬牙不入陽平境勅書褒美焉皇建二年遷光祿少
卿加龍驤將軍兖州大中正又進號平南將軍天統中
除大中大夫兼光祿少卿武平初除驃騎將軍義州刺

史尋以老疾還鄉周大象中卒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
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
女寡居無子者金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
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閥云我累世本
州刺史卿世爲我家故吏烈荅云卿自畢軌被誅以還
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
言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
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惟
薄焉祉子深魏中書令深子肅以學尚知名世宗大將
軍府東閭祭酒乾明初冀州治中趙郡王爲巡省大使

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天統初遷
南兗州長史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出爲武德郡守
烈弟脩有才幹大寧中卒於尚書左丞子亥正武平末
將作丞隋開皇中民部侍郎卒於隴西郡贊治

源彪字文宗西平樂都人也父子恭魏中書監司空文
獻公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孝莊永安中以父功
賜爵臨穎縣伯除員外散騎常侍大中四年涼州大中
正遭父憂去職武定初服闋吏部召領司徒記室加平
東將軍世宗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尚書祠部郎中
仍領記室轉太子洗馬天保元年除太子中舍人乾明

初出爲范陽郡守皇建二年拜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爲隣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得放還天統初入爲吏部郎中遷御史中丞典選如故尋除散騎常侍仍攝吏部加驃騎大將軍屬秦州刺史宋嵩卒朝廷以州在邊垂以文宗往蒞涇州頗著聲績除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文宗爲治如在涇州時李孝貞聘陳陳主謂孝貞曰齊朝還遣源涇州來瓜步真可謂和通矣尋加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徵領國子祭酒三年遷秘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江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曰吳賊侏張

遂至於此僕妨賢旣久愛懼交深今者之勢計將安出第往在涇州甚悉江淮間情事今將何以禦之對曰荷國厚恩無由報効有所聞見敢不盡言但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復不得與吳楚爭鋒命將出軍反爲彼餌射破胡人品王之所知進旣不得退又未可敗績之事匪朝伊夕王出而能入朝野傾心脫一尺參差悔無所及以今日之計不可再三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淮南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淮北捉兵足堪固守且琳之於曇瑱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計之

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第此良圖足爲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來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武平七年周武平齊與陽休之袁聿修等十八人同勅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初授莒州刺史至州遇疾去官開皇六年卒年六十六文宗以貴族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爲善於附會子師少好學明辨有識悟尤以吏事知名河清初司空叅軍事歷侍御史太常丞尚書左外兵郎中隋開皇中尚書北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

大理少卿文宗弟文舉亦有才幹歷尚書北部二千石郎中定州長史帶中山郡守卒於太尉長史文宗從父兄楷字邠延有器幹善草隸書歷尚書左民部郎中治書侍御史長樂中山郡守京畿長史黃門郎假儀同三司齊滅朝貴知名入周京者度支尚書元脩伯魏文成皇帝之後清素寡欲明識理體少歷顯職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司徒左長史數郡太守光州刺史所在皆著聲績及爲度支屬政荒國蹙儲藏虛竭賦役繁興修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夕孜孜與錄尚書唐邕廻換取捨頗有裨益周朝授儀同大將軍載

師大夫其事行史闕故不列於傳齊末又有弁省尚書
隴西辛慤散騎常侍長樂潘子義並以才幹知名入仕
周隋位歷通顯云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述聚積
財賄敞於鄙吝季良以學淺爲累文宗以附會見稱然
則羊李二賢足爲俱美士人君子可不慎與

贊曰惟茲數賢幹事貞固生被雌黃歿存縑素封及源
許終爲身蠹

北齊書卷四十三終

